

# 反右派鬥爭六十年

●朱 正

1957年發生的反右派鬥爭，到今年已經整整六十年了。

1957年，毛澤東之所以決心發動這一場反右派鬥爭，最直接的導因是1956年發生的「匈牙利事件」。當時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代表蘇聯的利益，終於激起了一場革命，被迫下台。納吉(Imre Nagy)出任總理，代表人民意願，要求蘇軍撤出匈牙利，並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蘇聯派出重兵粉碎了匈牙利人民的抵抗，把剛剛取得勝利的人民革命撲滅在血泊之中。從這個時候開始，在毛澤東的思慮裏就有了一個「匈牙利情結」。他害怕中國也發生一場「匈牙利事件」，其對策就是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

1956年11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匈牙利事件」，會上毛澤東說：「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時教育了蘇聯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們中國的同志。」<sup>①</sup>他在講話裏把「匈牙利事件」說成是「資產階級大民主」的一種：「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sup>②</sup>從後來

的事實看，他這裏說的「整風」，就是「思想改造」，其實也就是反右派鬥爭了。所以他所考慮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是同一回事。

到了公開發動反右派鬥爭的那一天——1957年6月8日，毛澤東在他親筆書寫、宣布開始反右派鬥爭的秘密指示中說<sup>③</sup>：

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

為了執行這個指示，中共湖北省委立刻就炮製出了一宗「小匈牙利事件」：把湖北漢陽縣一中學生為升學問題上街遊行一事，說成是中國民主同盟湖北省主委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因而處死了副校長、民盟發展對象王建國等三名無辜者。

這個秘密指示一下達，同一天《人民日報》便作出配合，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遍及全國各界、各單位的反右派鬥爭就此展開。經過幾

個月熱火朝天的鬥爭，全國共劃出了552,877個右派份子（官方數字，不包括還沒來得及在定案材料上簽字就自殺了的許多人，例如微生物學家湯飛凡、胡適的兒子胡思杜、電影演員石揮、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主任武兆發、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湖北省政協副主席耿伯釗等），佔當時全國五百萬知識份子的百分之十一。到了1978年複查改正時，又說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屬於錯劃的。

反右派鬥爭已經過去六十年。滄海桑田，世界發生了多少變化！在這六十年裏：毛澤東死了；《華沙條約》取消了；蘇聯亡國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變成了匈牙利國，並且已為當年被處死的納吉隆重平反。

今天我們回頭看這一歷史事件，就可以發現：反右派鬥爭中被批判的那些論點如今得到了肯定。當年，「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是一種大受批判的右派觀點，內行需要竭力為外行領導辯護；改革開放以後，提出了幹部隊伍「四化」的口號，要求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不再主張外行領導了。當年批判的「獨立審判」、「無罪推定」等右派言論，現在或已寫入法律條文之中，或已採用了其中精神。

當年上海批判了經濟學家高方的「補課論」。高方說：「解放前的中國經濟是一個半殖民地的畸形的經濟制度，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必須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祖先基業上才能夠迅速發展。中國今天沒有這個條件，所以還得要補課。」<sup>④</sup>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三、十四次代表大會都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實際上承認了高方的「補課論」。

當年北京批判了經濟學家陳振漢。陳以為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的增加並不阻礙民族資本的積累，而且帶來幫助，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與民族資本一樣，能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會增加他們所得。批判者認為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而後來引進外資的政策和實踐已經否定了這種批判。

幾乎所有那時的具體案件都已經平反。即如漢陽縣一中的那個所謂「小匈牙利事件」，經過中共湖北省委複查、中共中央批准，也宣布根本不存在所謂「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漢陽事件」的實質是一中部分學生為升學問題而自發地罷課、鬧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原來認定是「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策動製造的「反革命暴亂」，全部失實。所謂「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實際是一起大冤案<sup>⑤</sup>。

又如1957年8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記者紀希晨寫的〈四川的右派群醜〉一文，提到民盟成員張志和、潘大達、范樸齋、張松濤等人在解放戰爭中策反了朱世正、王德全兩支地方武裝起義，以配合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作戰一事。當時有「以張志和為首來榮經勾結地主、土匪組織」、「暴亂土匪性質的武裝組織，並決定對中隊長以上人員均以土匪骨幹論處」的說法。這些人都被宣布為「右派群醜」。後來中共四川省委發文宣布：「這實屬一個錯案，省委同意予以平反。」<sup>⑥</sup>

當年報紙大肆渲染，說「殺氣騰騰」的葛佩琦主張「殺共產黨人」。當時他否認說過這話，認為是報紙的編造，鄧力群也在2015年出版的《鄧力群自述（1915-1974）》中為他作證：「有些人的發言經過記者整理、加工，與

人家的原意不一樣了。當時影響大的如葛佩琦，他是我北大同學，秘密黨員，在敵人軍隊裏做過工作，後來到了人民大學。在大鳴大放時，他說了這樣的話：如果共產黨這樣或那樣的話，人家就要殺共產黨。報上登出來，被說成他主張要殺共產黨，那還不是大右派！」◎1993年葛佩琦死了，新華社發了電訊，說了他許多好話。

1979年，被劃為右派份子者大多得到「改正」，重新回到社會，有些得到了比以前更高的地位和聲望，比如朱鎔基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王蒙做過中共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王鐵崖在1997年聯合國大會上當選為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大法官；端木正做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曾經將他劃為右派的中山大學在其死後於校園裏豎立起了他的塑像。當年張景中是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的學生，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數學家。像他這樣當時只是默默無聞的青年科學工作者，被劃為右派份子之後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還有有機化學家陳耀祖、地質學家謝學錦。這些事豈不證明反右派鬥爭中，一些本來可以成為總理、部長、大法官、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人才都被打成右派份子了麼？曾名列右派的楊維駿，晚年擔任雲南省政協副主席的時候，不願做政治擺設，過養尊處優的悠閒歲月，他不改嫉惡如仇的本性，敢冒風險實名舉報省委書記白恩培，使白恩培以受賄2.46億元的罪行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

為了懲罰右派份子，1957年中共中央特別制訂了一個勞動教養制度，各省都設立了勞動教養場所。據估計，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右派份子被送去勞動教養。像後來最著名的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在兩千八百多勞教

人員裏，最後只有六七百人生還，許多死在那裏。人們認為勞動教養是在法律程序之外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種措施，可謂無法無天。而201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宣布了「廢止勞動教養制度」，表明了中國在法治建設方面的進步。

不是說「擺事實，講道理」嗎？看了這六十年間的許許多多事實，道理不就出來了嗎？還有甚麼必要不讓人們談論1957年那一場鬥爭的是非功罪，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呢？六十年，使清醒者更加清醒，原來做着夢的也該醒悟了。

時間真是個好東西。時間，是右派份子的朋友。

#### 註釋

①②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載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18；326。

③ 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1957年6月8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2-33。

④ 〈這次辯論進行得好——介紹上海工商界對右派份子高方的說理鬥爭〉，《人民日報》，1957年9月29日，第3版。

⑤ 蔡公：〈「小匈牙利事件」真相〉，《南方周末》，1999年11月15日，第10版。

⑥ 彭迪先：〈民盟在西康策動地方武裝起義的前前後後〉，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2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109-18。

⑦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